

狀元田

如 流

嘉 義南邊約二十公里的地方，有一小村落，幾叢綠竹，圍著近百戶的農家，由於絕大部份的農民，都和延平郡王同一個姓氏，因此人們都稱它「國姓村」。

一個初夏的清晨，天還沒十分亮，透過山頂飄浮的黑雲，隱約地顯出，太陽即將從那地方升起。在那狹長的田埂上，有個身圍蓑衣，頭頂大笠的農夫，肩上挑根扁担，扁担後頭掛一細麻袋，右手跨在前頭，他的眼睛不時左右盼顧，左手跟著步伐，一上一下的舞動，像是外來的陌生客，對於一切都有新奇的感覺。

他停了一下，決定沿著小圳向溪邊去。

「奇怪，阿土伯怎樣看出今天會下雨？」他喃喃說道，實在看不出有雨兆的氣象，阿土伯昨晚向他說：

「真虧人家叫你大耳，你聽田蛙那喀喀的喊聲，會不會下雨，就可猜出一半了。」

他拉拉自己的耳朵，也真想不到為什麼人家叫他大耳。這時，溪水已經可以看見了，還是和從前一樣，緩緩地向西流。

他將扁担擱在竹筏上，再用力把竹筏拉到鋼纜下的水面，熟練地伸出雙手，往後拉鋼纜，竹筏就載他向溪中的浮洲前進。

那浮洲位於兩岸的中央，是大耳近半年來辛勞的對象。他要趁大雨還沒下，趕快來採收，好使村子裏每個人知道，大耳並不是大耳。

他將竹筏往浮洲上拖，謹慎的用繩子結在木椿上，浮洲上有一間小屋，是他親手蓋的，他推開扇門，把雨笠，蓑衣放在裡邊，轉身就開始工作了。

果然不使他失望，拔出來的，和在種子店看到的一樣大，他又剝開裡面，十幾顆玉瑪璃似地青蒜，均勻地排列著，那刺激的氣味，逼得他眼淚直流，用鼻子聞了又聞，却覺得味道越來越香。

於是，一個麻袋裝滿了，第二個，第三個也裝滿了，大耳拖著沉重的脚步，走進小屋，把疲倦的身體，丟在麻袋上，他臉上流露勝利的微笑……。

溪 溪 溪

「嘩嘩」雷聲緊隨著閃光，響徹雲霄，却推不醒熟睡中的大耳。還是後來一陣風，將雨點吹到他的臉上，才驚醒了他。翻下麻袋，他趕緊關上扇門，伸伸腰，舒服透了，但是摸摸肚子，腸胃的空谷傳聲，竟比外面雷聲大。

究竟是幾時了？從壁縫窺視外邊，只見灰濛一片，總幸還可辨路。於是扣好蓑衣，戴上雨笠，剛推開門，彷彿聽到有人喊他的名字。

快步到「碼頭」，他大聲的回答。隔著四十公尺湍激的水面，在煙雨迷茫中，看到他父親揮手，喊道：

「大耳！叫了半天，怎麼不應一聲，到底怎樣

「阿爸，我收到了不少，現在搬回去好嘛？」
「水這麼兇，你回來幹什麼，在那裡等到水退好啦！」

這時大耳看到他母親也來了，真如遇上救星。

「媽！我肚子餓極了，怎樣辦？」他對滔滔不絕的溪流凝視了一下，嘶聲的發出求救的信號。

「肚子餓，還會喊這麼大聲。」這是他二哥的聲音，提把水桶，跟在母親後面。還來一位，像是隔壁的金牛。

「嗨嘿，希望來了！」果真，對岸傳來一聲。

「大耳，看鏢！」是金牛的神號。

「通」的一聲，在大耳身前三四尺的水面沉落，是個比拳頭略大的粽子。

「金牛，你氣功未到家，還是叫我二哥來。」

「好！再接我一掌！」

「撲」的一響，命中大耳雨笠，連粽子一同落在泥上，大耳忙著撿粽子，撕下粽葉，就來一大口，也顧不得雨淋了。

這樣連續飛落八九個粽子，除了落在深水中沒法拿到外大耳共撿六個，覺得可以了。

「金牛，我吃不消了，要嘛，改明晨再領教！」

大耳母親又再三叮嚀，不要著涼，等明後天，水靜了才派人來幫忙接回。大耳連聲應是，才揮手目送四人離去。

溪 溪 溪

「國姓村」因灌溉便利，所以他們耕的田，二百多年前即冠於四隣，「狀元田」名聲四播，因為只有這地方，才能經常一甲地收一萬斤稻穀。

隨年代的更替，丁口自然增加了，但是田地還那麼些，而且每年要花更多的肥料，才能保持「狀元田」的紀錄。

大耳的父親去年將田地分成四份，配給四個兒子。大耳才滿十七歲，却最不安份，看中了沒人要理的溪心沙埔，還偏要種什麼蒜頭，一村子都笑他多讀了三年初農，却成就了十足的傻子。

但是大耳不理旁人譏笑，他認為父親在家裡實在不好過，耕四分之一的田地，剛好够消遣。當大耳看中浮洲時，就希望在那上面長些新東西。他將沙土挖一塊放在紙盒裡，送到嘉義那間種子店，向老板討教。老板熱心的指導他蒜頭的栽培法，鼓勵他試種。

溪 溪 溪

現在大耳走向小屋，拿出一顆蒜搗碎，夾在粽子內，靜享這別具風味的晚餐。他相信曬乾後，這些蒜頭會更結實，更香烈，他想隔日天晴後，得到種子店那裡重謝一番。

第二天下午，大耳的家門口，擠滿了村民，大家眼睛睜得圓圓的，看大耳從麻袋中倒出一大堆蒜頭，眾口同聲的「哦！哦！」驚訝得擺不上嘴。

阿土伯取下了煙管，嘴裡含一大口煙，用力的往前吹氣，滿臉的皺紋，現出得意的神色，用煙管擦一擦鬍子，歎道：

「大耳倒底不是大耳，該是咱們「狀元田」中的狀元啊！」

就這樣，國姓村也出了一個狀元。

